

霜甜

我曾到过霜降后的果园:树叶落光,果实凸显出来,在枝上悬着、缀着,飘着甜美的香味。果农说,苹果下树前,经两场霜,是最好的。果皮会变薄,还能增添一种霜甜。

哦,霜甜?多少次,苹果被我捧在手中,嗅其香气,幻觉中仿佛听到洁净的果肉中有沙沙的秋风吹过。原来那不是风,是霜簌簌覆下?

下霜的日子,干冷,却一定晴朗。

太阳未出,地面、屋顶、叶缘,一根根谷草上、村庄,都覆着一层寒冷的雪意。有的是长出点白毛毛;有的是镶上了蕾丝花边。那些平日并不怎么美的枯黑树枝,霜白中露出细细的湮黑线痕。霜,让它们重新学会表达自己,清爽、简约而有韵致。

总有些事物,在霜降里凸显风姿。

松柏之质,经霜弥茂,这是骨气;枫叶之色,经霜愈红,这是历练;法桐,扑簌下落,半是浅青,半是赭黄,叫人生几分轻愁;墙上爬山虎,老红叶子掩不住一身虎骨,红艳艳叶下的烟火日子,经霜更红火。

白居易写白菜经霜:浓霜打白菜,霜威空白严。不见菜心死,翻教菜心甜。霜前的白菜,菜帮生硬,味道青涩,吃起来口感呆板;一场霜,杀去青涩、愣怔之气,味道便醇厚、丰满起来,入口脆灵灵的。萝卜、白菜、红薯之类所含淀粉,在淀粉酶的催化作用下,水解变成麦芽糖。麦芽糖,再经麦芽糖酶的作用,变成葡萄糖。葡萄糖是甜的,且易溶于水,所

以,白菜、萝卜、红薯越放越甜。还有柿子,经霜后,皮变薄、肉更甜,经历一场霜,能让果蔬具备更好的品质。

自然界的风霜,是一种物候现象;人生中的风霜,则意味着逆境、危机、艰难险阻,乃至无奈、低落、悲哀、痛苦。然而,面对风霜,去直面它,会懂得坚强;去熬过风霜,便迎来收获。

霜,很细心,有着世间最敏锐的触须,对纳入它怀中的任何事物:脚印、童心、坚持、拼搏……它都会好好保存,并且缓慢地去其浮躁,增其甜润和宁静。它不是强制的力量,而是凛冽的提醒、无声的研磨。

因此,霜,是一种环境、一种历练,亦是一种条件、一种要素。经风历霜,去品味、去感悟、去坚持,挺过去,最终会迎来更豁达绚烂的风景

和更美好的人格心性。

霜叶胜花处,回首来路,再怎么严酷和艰难的打拼与煎熬,都会泛着一丝丝霜甜。

北宋大学士苏轼,因政治原因屡屡遭贬。困境中,朋友马梦得帮他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地耕种,艰难躬耕,供给衣食。严酷的境遇里,他恍然开悟:何必一定要在政治的漩涡里浮沉?

他开始欣赏接纳不同的东西。那个阶段,他写出了一生中最好的诗。他的诗歌连带他的生命都有了一股力量、一种包容。

经霜,不是摧残你,而是成就你。经霜之后,你会品到生命中最深的味道——霜甜。那种甜味,跟生命的品质、风骨、节操,都连在一起。

米丽宏

孩子离开家

潘姝苗

儿子报到那天正值周一,我请了一天假去送他。回看今年,已请假5天,皆是因他而起。4个半天的家长会和值班,3天的高考陪伴,然后就是这次送他去大学。

因为疫情的关系,家长在校门外即被拦住,几个迎新的志愿者接过了我和他爸手提肩扛的被子 and 行李,双手空空的两个人顿时慌了神。眼看儿子排着队,顺着新生通道核验身份后进校,遇到早已等候在门口接他的两个学长,然后就见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群里。那巨大的校训石和一幅幅鲜红的迎新横幅和标语像在嘲笑我们:如此风尘仆仆地赶来,结果换的是儿子头也不回一下。

失落的父母们不甘心,沿着大门左右两侧的石栅栏,在视线的缝隙里继续目送,在校园的路上和树荫下寻找自己孩子的身影。隐约在还不太远的地方,我看到了儿子,他背着包低头看着手机与两位学长同行。他爸拨通电话,问他:“行李呢?怎么是空着手的?”看他隔空回话:“现在去体育馆报到,行李都放在各个学院的存放处了,一会有车直接送到宿舍。”心就这样慢慢放下。孩子一切都好,我们该原路返回了!

还是那条路,还是那200多公里,返回途中除了静默还是静默……怕他爸开车疲倦,偶尔看到熟悉的路标我会提个醒,儿子来时路上说的话隔着他坐的车位仿佛又响了一声,我想再说什么只得噤住,不敢再出声。两人中途在服务区吃了个简餐后,车就一直不停歇地开,熟悉的街市重映眼帘,回想近几日带孩子来过的情景,不知道他再回来是何时。

一路颠簸劳顿,还是回家好。推开门,早上出门时慌乱的场景还在,翻了底的鞋,准备带而未全带走的吃喝用品,凌乱的沙发套上还有东西腾空的褶皱……我准备补一觉,瞄了一眼儿子空荡荡的房间,竟然没有勇气走进去收拾一下:那张拿走台灯的书桌残留着灰尘要擦,零散的学习用具和书本可以归置整齐,衣柜里尚未带完的衣服也扯得东倒西歪。我闪躲着不敢再看,好像我一进门,儿子纷乱的询问全围拢而来:“妈妈,我那件才买的背心呢?”“你把我白色的卫衣带了吗?”“袜子,我还有两双袜子要带!”“皮带,妈你又把我的皮带放哪了?”这些让我烦恼的纠缠没有了,我不耐烦的叫嚣也随之沉寂,“为什么你的东西都要问我,你自己放哪了不知道吗?”

半寐之间,床头的手机震动声把我惊醒,儿子:“妈,你到底给我带了多少东西啊!这么多东西你让我怎么放下。”——告知他什么东西在哪个包里的哪个位置,挂断之后看儿子在微信上发的宿舍图,裸露着木板的床架上灰尘、涂料、锈渍斑斑……已经1点多了,他连饭都没吃还要应付一屋子的狼藉,我不淡定地坐起身要与他视频聊天,告诉他怎么摆放和收拾。他没有接听并告诉我:“不好的东西我都不想让你看见。”

晚饭我和他爸也无心准备,去附近的店铺点了两碗米线,吃完他爸说走走,我独自回家。正欲开门,儿子来电响起,边接听边进门时他说:“妈,你有没有给我带拖鞋啊?”我一眼看到地上的鞋子,回他道:“没有。”他告诉我要去洗澡了,好多人可能排不上队。家里空荡荡的,安安静静,我默默拾起儿子平常穿的拖鞋去刷洗,眼泪终于止不住,一颗一颗掉进水池里。

华山初旅

纪大海

突兀立西方,几山独险苍。
心惊万仞壁,身颤刀削旁。
陡绝攀眩晕,云车坠紧张。
会临华岳顶,始感人飞扬。

龙门雨霁

纪大海

夜雨清凉白水河,
新云撩抱九峰坡,
湫江水暖游人慢,
窗满青山闲意多。

寒山转苍翠

李昊天 摄



九月授衣

王永清

古代称农历九月为“授衣月”,谓制备寒衣。“九月寒砧催木叶,十年征戍忆辽阳。”深秋的九月,轻寒漠漠,落叶纷飞,少妇在声声捣衣声中思念戍边的丈夫。《毛传》中也讲:“九月霜始降,妇功成,可以授冬衣矣。”九月初出了趟远门,回来后菊花已灿灿地开了一大片,此时风已清又渐凉,女人们便开始为家人制作冬衣,穿针引线,把密密的爱与思念缝进衣里,静笃而美好。

当你走进通江县什字小学校园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排排正在盛开的大丽花,我们这里把它叫做“苕牡丹”。

拳头大小的苕牡丹花有红的、粉的、紫的,还有红白、粉白或紫白相间的,勤劳的蜜蜂在金黄的花蕊里穿梭往来;可爱的蚂蚁经过漫长地“攀登”,来参加属于秋天的盛宴;叽叽喳喳的小鸟,无数次地想停留在花朵上,却只能妄想,一次次地被摺倒,高贵的花儿仿佛在告诉小鸟:“可观赏,而不可耍玩焉。”

只有那鲜艳的“红领巾”,用手摸摸,用脸贴一贴,用鼻闻一闻,抑或是来个轻轻的“吻”,苕牡丹总是特别配合。她知道,这些都是红领巾,平日给了它们不少的“关照”。

记得2018年11月19日,是我到什字小学工作的第一天。初次见到

想起了小时候,一到九月,母亲便开始一针一线给我们做棉衣棉裤。母亲把箱子里的棉袄棉裤全部拿出来,放在阳光下晒。量量哪件短了,摸摸哪件薄了,计划着哪件再改一改还能让小的接着穿,看着我们逐渐长高的身体,母亲开始做棉衣。每当我们穿上母亲缝制的新棉衣,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。那里面有一种暖暖的、绵绵的爱包裹着我们呢。

在我10岁那年,父亲不幸去世,本来不富裕的生活变得更加凄苦。那一年的深秋,麦子种完了,生产队里开始“搞副业”,开了个烧石灰的窑,需要大量的木柴。母亲为了让我们穿得不比别人差,每天早出晚归地砍柴卖,中午,就着凉水啃几口玉

米面饼充饥。那时一斤木柴两分钱,整整两个月,母亲挣了一百多元。为我们在严寒来临之前各做了一套冬衣。

后来,家境变好了些,母亲开始学着给我们织毛衣。那时没有什么书籍,母亲看到谁家大姑娘小媳妇有编织毛衣新技法就凑过去学,或者就靠自己摸索,把毛线都戳烂了,针法练得差不多了,就开始给我们织毛衣、毛背心、毛手套、毛袜子……总能让我们姐弟三人穿得暖暖和和。母亲常常用四根竹针环织,到了最后一针收了线,举衣细端量,幸福荡漾在她的脸上,全然忘记了自己过度劳累造成的颈椎、腰椎、关节疼痛。

前段时间回家,我和母亲聊起

往事,无意间看到母亲给我们织的毛衣,都旧得不成样子了,依然被母亲细心地折好,一件件放在衣柜里。母亲说,想我们的时候,就一件件拿出来端详,能想起我们小时候的模样,心里特别暖。听了母亲的话,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。

“授衣”,多么温暖的一个词。阳光明媚地照着小院,母亲端坐院内,一针一线地为我们赶制冬衣,构成了我生命里最生动的风景。从春到秋,只是一枚落叶的距离,却又是那么远,就像我母亲的一生。如今,她眼花手颤,再也拿不起针线。每年九月,我都要给母亲准备御寒的棉衣。我曾想象她试穿的模样,印象里尽是老态,再也找不到她年轻时的样子。九月授衣,只能徘徊在记忆里。

宋军

“苕牡丹”和“红领巾”

的学校干净清爽,其中最吸引我眼球的是花坛里的那两三株苕牡丹。

虽是深秋,寒霜已不约而至,苕牡丹花还是努力地向生长,枝繁叶茂,开着花,吐着芬芳,似乎想与腊梅接力。

我暗自许诺,一定要把这苕牡丹“发扬光大”,让花开遍校园,让美成为校园的一种从容和悠闲。

种花,体味劳动最光荣。初春时节,同学们刨开了沉睡一冬的土地,挖一个个30cm深的小坑,在底层放入发酵的农家肥,上面铺上约5cm厚的黑土,小心翼翼地可将苕牡丹的块茎放在黑土上,这可是种下的希望呀!再用细细的泥土将种子全部

包裹,用手压紧,洒水,最后盖上一层从山里弄来的腐烂树叶。每当这时,笑脸、汗水、红领巾、脏兮兮的手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,这不就是盛开的苕牡丹花吗?

育花,让孩子们学会了等待。只有你不断地除草、施肥、浇水,希望才可能尽早到来。10天、20天、一个月飞快过去,总有那些等得不耐烦的孩子,悄悄地用棍棍钻一个小洞,窥视苕牡丹是否长出了新芽。有一天,二年级的刘诗雨急匆匆地跑向办公室,语无伦次说:“老…老师,苕牡丹花长…长出来啦!”接下来,短短几天,校园里的苕牡丹在孩子们的精心呵护下,全部出芽,个个胖嘟嘟

包裹,毛茸茸的,但特别柔嫩、娇气。兴奋的孩子总会在课间不约而同地凑上去,探着小脑袋,眼睛睁得大大的,怎么也看不够,还自言自语地说:“小小苕牡丹呀,我们陪你一起长大。”

赏花、欣赏美、感受美,心灵随之而美。花满花坛,香满校园。忙碌的“红领巾”,做操、跑步、吃饭,给老师抱作业……只要看见苕牡丹的影子,闻到苕牡丹的香味,“红领巾”定会满心微笑、驻足欣赏,笑是甜的,心是美的。

一场苕牡丹与“红领巾”的约会就此展开。花是花,人也是花,人与花的故事诉说着校园的美丽。